

家庭·广瑞路

情趣·健康桥

沉甸甸的粽子

| 李斐斐 文 |

高考后离开家到省城上学，终于可以远离母亲的唠叨，做个独立的自由人，心中窃喜了好一阵子。后来的十几年间，读研、结婚生女、工作调动，随着夫君天南海北地闯荡，回家的时间寥寥无几。最长的一次间隔三年之久，跟父母的联系仅限于一周一次的例行电话。

兜兜转转，六年前终于回到了省内，扎根于离家450公里远的锡城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家的感情越来越浓烈，加上离家又近，一到放长假的时候就心心念念地想着回去。回家尝尝父亲经久不衰的厨艺，满足垂涎已久的味蕾，跟母亲聊聊家常，再也不觉得她老人家唠叨。

今年五一，照例开车回了一趟老家。由于堵车，一共开了九个小时，归心似箭，倒也没有觉得旅途疲惫。家里的老宅子翻新重建，父亲亲自设计，盖了一个带院子的三层小楼，院子里有一处小花园，种满了他从各地搜寻来的花卉。还有一处小菜园，就由勤劳的母亲负责打理，种上一些常吃的绿叶蔬菜。几棵果树在院子的角落里傲然挺立，为小院增添了一抹生机。与楼房相对而立的是带烟囱的锅屋，按照母亲的意思，虽然楼房里有现代化厨房，但是炭火铁锅烧出来的饭终归是更加香甜，孩子们也爱吃，所以这

个锅屋就保留下来了，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。

知道我们要回家，细心的父亲提前把床铺铺好，拍个照片发过来。房间布置得很温馨，床头摆放着我们的照片，书桌上除了台灯外，还有一堆外孙女喜欢吃的零食。回家住的几天里，我的日常就是吃吃喝喝，把自己当成孩子一样，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，感受着满满的幸福。返程前一天，和母亲聊天，提起快到端午节了，想起小时候最喜欢吃妈妈包的肉粽子。母亲眼睛一亮，想要说什么，却什么都没说。

吃过午饭，我进卧室休息了一会儿，起床之后，父母已经不在家里。这是一个气温30℃的午后，外面太阳很晒，我就坐在走廊里，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。父母拎着两个大袋子回来了，袋子里装的是刚从河边摘的新鲜粽叶，原来这是要给我包粽子。包粽子的流程很是繁琐，肉粽子最关键的是腌肉，买的五花肉切成小块，涂抹上父亲独家秘制的腌料，腌上三个时辰才能去腥进味、唯留鲜香。粽叶煮好，馅料备足，已经是下午6点，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开始包粽子。面前摆着的是三个盆，正中间的盆里放的是粽叶，粽叶上方一个长条的木板方便粽叶摆放成型，右手

边一个大盆里泡的是满满的晶莹透亮的糯米，左手边一个小盆里则是腌制好的五花肉。

母亲弯着腰，把几片粽叶摆好，两手带着粽叶搭成心形，形成一个漏斗，往里面添上糯米，加上两块肉，再用糯米把漏斗填满，左手拿着粽子，右手夹住粽叶往上一搭，中间一系，一个三角形形状的粽子就包好了。包完粽子已经晚上10点了，摆了满满一大锅，父亲洗了一些鸡鸭鹅蛋，放在粽子的间隙里一起煮。煮粽子是一个熬时间的活儿，父亲当晚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会儿起来往灶台里添一把柴火，袅袅炊烟顺着烟囱升腾着，直到次日清晨，公鸡打鸣的时候。打开锅盖，一股清香味扑鼻，拿出一个粽子，剥开放进碗里，用筷子夹上一口，粘糯清香，五花肉肥瘦相间、香而不腻。经粽叶煮过的蛋白，已经变成了茶色，很有咬头。

吃完粽子，就要返程了。父亲找来一个泡沫箱，给我装了满满一箱粽子，让我带回去。这么满满的一箱，带回去也只能放进冰箱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完。我想让父亲拿下一些，但欲言又止。为女儿包粽子，即使再辛苦，他们的心里也是香甜的，心甘情愿的，我又怎能拒绝二老的一番心意呢。这终归不是普通的粽子，而是父母沉甸甸的爱啊！

豆豆生香

| 何梅容 文 |

老家在浙江山区，七分山三分田地，粮食不够吃，山区农民为谋生吃苦耐劳。《龙游县志》载：“民生山谷间，农务勤，治无隙地。”这个无隙地就是指田头地角，种点经济作物，如豆类，补贴家用。

从前在乡下，记得父母说：豆子是好东西，种在田埂上，不占田地，它的根将空气中的氮气固化为根瘤菌，成了植物能够吸收的含氮物质，深受农民欢迎。

那时候，农家普遍穷，一年吃不上几回肉。有了豆子，农民的腰杆子就挺直了。过年过节做两板豆腐，待客和自家做菜都有了。年年做豆腐，山里人也出了名。龙游开洋豆腐干被当地人称为“素火腿”，始产于清光绪年间，系刘永泰豆腐作坊出品。它味鲜质嫩，爽口开胃，水分少，耐储藏。既可作下酒菜，又可佐餐，成为传统食品。龙游毛豆腐做法讲究，有俗语美称：“没尝毛豆腐，枉为龙游客。”

龙游鱼头豆腐名闻遐迩，传说乾隆皇帝三下江南，路过龙游，品尝到炖得滚热火烫、红油绿蒜的鱼头豆腐，吃得津津有味，竟忘形地对伴驾高嚷：“朕封鱼头豆腐为天下美食如何？”这个传说未见史料记载，但乾隆在我们老家御题：“灵山豆腐庙下酒，铜钿银子出溪口。”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，在县志和民间都有文字记载。

父亲从前在饮食店，做豆腐出名，是上世纪50年代溪口区手工技能比赛第一名，工资和区长一样高，这是我大哥和我讲的父亲的传奇。父亲做豆腐出大力，爱喝两口，特喜欢就着炒黄豆过酒。那豆子晒干，炒了香头是好，越嚼越香，馋得我们常歇空抓一把过瘾。不过太硬，牙不好咬不动。

至于土豆，山区人当粮食用的，过了正月，米缸里米浅下去了，会当家的老娘，时不时煮掺了土豆、番薯、南瓜菜饭果腹，吃得我两眼放绿，肚子冒酸水，长大了对土豆敬而远之。

花生豆，我们叫“辣火生”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大哥二姐工作了，家境好转，父亲种过一小块地。过年炒了，老娘留下待客的，装在洋油箱里。剩下按人头分成几份，属私货，我们各自藏好。

二哥和我总是最早吃完，然后看着三姐，临睡前抓两颗，剥开扔进嘴里，嘎嘣嘎嘣响，那个香哟，真是馋呢。想想爹娘有言在先，只能装作闷头大睡，心里头诅咒，快点让头顶上窸窣窸窣的老鼠拖去，当口粮。

白驹过隙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的日子，不愁吃穿。这些土豆、毛豆、花生豆随时能买到，反而那馋劲消失了。

问世间，豆为何物？无它，唯相思挂怀。

悠游·十八湾

武汉江滩

| 吴翼民 文 |

那年到武汉旅游，曾下榻于汉口江滩边的一家饭店，得以在早晚时间段内领略闻名遐迩的武汉江滩风光。其实未到武汉时，已经有朋友指点，到武汉，不可不看江滩，犹如到上海不可不看外滩一样。

武汉江滩风光，集中在汉口江滩。江滩很长、也很宽，长达近10公里，宽有百余米，面积有八个上海外滩这么大。江岸边沿江大道的建筑跟外滩相仿，系“万国建筑”风格，只是规模小些。一到夜里，那些“万国建筑”灯火辉煌，形态各异，煞是精致、气派、热烈，把江滩的氛围也映照得热烈起来。

秋夜，江滩千树万树的桂花香味浓郁热烈得化解不开，武汉人基于江滩的夜生活也同怒放的花子一般，浓郁热烈得化解不开。我忽然想到，莫非楚地的桂花香也比吴越的具有穿透力？楚地的穿透力我是大大领教了的啊——隔夜，朋友邀我观赏了武汉城里一家名叫“康霸”的夜总会的劲歌热舞，四个小时的高分贝喧腾和视觉冲击让我一整天耳目疲惫、神思紊乱——那是楚地年轻人的精神宣泄之地，岂吾辈吴越中老年休闲盘桓之所？楚风的狂放不羁在今日的武汉处处还留有遗韵，比方夜生活的狂烈，比方“古早”（早餐）和“宵夜”的热闹丰富，比方与川湘口味相仿的鄂菜菜肴口味的厚重，比方马路上车辆的杂沓纷纭，包括武汉人口音的冲劲，皆表明楚风灼灼，于今尤烈。

我说江滩上武汉人的夜生活浓郁热烈，比之夜总会当然要文雅得多啦，但在江浙沪地区也是罕见的。刚上江滩，迎面而来的便是大片大片夜舞夜练的人群：合着音乐节奏的群舞——扇舞、绸舞、网球舞之类；三五成群的技巧表演——抖空竹者、踢毽子者、舞刀使棍者之类；还有对着江面长啸者、放夜风筝者；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间隔有距的“自由卡拉OK”——有热心好事者摆开阵场，调好音响和视频，任何人都可以上前一试身手。唱的人不必拘谨，唱砸了亦没人讥笑，唱得稍有些模样准招来一片叫好声。当然，你如果愿意“随缘乐助”扔几个硬币，贴了设场子者的电费也是很受欢迎的。武汉人说，休道唱这种卡拉OK，便是逢时过节，江滩上几只大型的露天舞台除了正规的节庆演出，也是寻常市民自唱自赏、自我弄秀的好地方。漫步在夜的江滩，欣赏“万国建筑”的同时，也欣赏着“万国语言”，凡是莅临武汉的外地人或外国人，莫不抽空到江滩上一舒心胸、一睹风情，“咔嚓咔嚓”的相机快门声便夹杂上了杂色斑斓的语言。人道没有上过江滩是算不得到过武汉的。

江滩白天的风景比夜景要清淡些许了，尤其是午后，江滩显得毕静，只有几辆观光电瓶车在穿行，少许情侣手挽手在散步，也有部分老人在一长溜的体育器械上锻炼身体，在固定的桌椅上打牌、

下棋。到江滩下棋是用不着带棋盘的，皆印画在桌子上，楚河汉界营垒分明，我忽然遐想到，这长长的江滩不就是天然的楚河汉界么？这里是楚地，交汇着长江和汉江，又是从来的兵家必争之地。远的不说，抗战时期武汉保卫战的烟尘依稀可闻，下棋的白发老人也许就经历过那空前的战乱吧。好在历史已经永久翻过了这惨酷的一页，举首抬望江滩，近水处一片白茫茫的芦花波浪起伏，昭示和谐与温润。

武汉的江滩是和谐温润的，因为它如驯服“长江烈马”的一条长且坚挺的“鞭子”，喝令大江乖乖东去，休得作祟闯祸。那鞭子的“握竿”应是江滩上突兀竖立着的长江抗洪纪念碑——1954年，为纪念武汉人民战胜长江洪水，毛泽东欣然挥笔题词，如今刻于碑上，那大气磅礴之铁划银钩是武汉江滩的精髓。

经数十年的改造修葺，武汉江滩不只是驯服长江之堤岸了，如今变成了普通百姓休闲观光的最佳去处。听当地父老讲，一度曾经有人企图在江滩处进行房屋开发，已经建起了高大的楼宇，一时民怨四起。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听说后，拍案而起，一声怒斥，便迎来一声“轰隆”巨响……终还美丽江滩于人民。

而今，在武汉人民的英勇抗击下，疫神溃逃，美丽的江滩依然风光旖旎。



水云间
插图 胡文伟